

蔡澤民



數學夢。文學路

黃蝶探含笑

進入眼前的 黃泥土路
隱隱約約出現
老家的一角
紅霜瓦下
雙親身影 少了一人

近鄉的怯 一欣喜 一想念

打赤著腳 黃泥土好黏
母親的呼喚 竟然耳中絲絲迴盪
不知何時 好似夢幻

黃蝶兒依舊探視 院子裡的含笑

呆想

那一年

我出生時 含笑結了一顆果

唯一的一顆紅果
母親直說 那顆果是我的寶貝
我忍不住
咯咯的笑 咯咯的笑

直到 今天
才知道 原來 那顆果是母親
已離我遠去的母親

含笑再也不結果了
就如同
黃蝶兒依舊探望的花兒
只默默地與我 對望

決定

參加一生中第一次
的文學比賽

104年3月10日

「礪溪文學第23輯—
彰化縣作家作品集」
獎

那一年
勢如破竹
接二連三
拿下許多文學獎

並在
國內詩刊發表超
過一百首詩

乾坤詩刊、華文現代詩刊、海翁
台灣文學、臺江台灣文學、台文
戰線、葡萄園詩刊、海星詩刊、
創世紀詩雜誌、野薑花詩集、從
容文學、有荷文學雜誌、香港
「小說與詩」報、滿天星兒童文
學季刊、中國時報副刊、自由時
報副刊

【靜音天使】

「請問您是蔡老師嗎？
我是晴兒，您還記得
嗎？我找您找得好苦，
好想念您，別來可好？
終於找到您了！」
莫約七八年前，信箱
裡悄悄來了這封信。

早期，在宜蘭一間專
校教書，第一次上課，
一位瘦弱大眼睛的小
女生坐在最前排，默
不作聲，只是專心做
筆記，與其他同學沒
互動，比起其他那些
古怪精靈的學生，顯
得安靜許多。

下課的時候，想和她聊聊天，驚覺她聽不到聲音，那時才發現她耳朵上掛著助聽器，我真的不是普通遲鈍。

從此以後，總是特別注意，只是她孤單依舊，終於，有次趁她到休息室交作業時，逮到機會與她談談，當然是用筆談，好訝異發現她很健談，

問她為何很少和同學互動，她聳聳肩，有點無奈地說同學們大都沒有耐心，更何況她講話別人聽不懂，聽了有點心酸，決意要幫她找幾個朋友，

在我的愛心感召
下(其實還加上請
吃飯的誘惑)，果
然幫她找到幾個
親近的朋友，欣
見她終於有幾個
嘻嘻哈哈的同伴，
也充分地分享她
的快樂，

她變得活潑許多，
我們熟了之後，
她常到教師室找
我問功課，互相
也常開起玩笑，

我告訴她說如果
她期中微積分有
膽考一百，我就
有膽就請她吃大
餐，他促狹地看
看我，好像在說：
「老師，咱們走
著瞧！」堅毅的
眼神訴說了一切，

沒想到，整學年
下來，微積分四
次考試，她全考
一百分，害我一
下子欠她四次大
餐，這給我一個
教訓，不要小看
小女子，她發起
威來是會讓你破
產的。

有次，我問：「晴兒，妳以後要做甚麼？」，她告訴我：

「我希望能像王曉書一樣，靠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人生夢想！您知道嗎？王曉書一直是我的偶像。老師，您認識她嗎？」

真的抱歉，老師
不認識王曉書，
所以無法帶妳去
見王曉書，只知道
她是個很努力的
聽障名模。

晴兒低頭沉默一陣子，突然抬起頭來又問我，老師希望我以後能做甚麼，我告訴她，只期望她繼續讀大學，理由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讀大學，但是總覺得像她這麼個天資聰穎又心思細膩的女孩，應該好好去享受知識殿堂裡的靈氣。

那一學年結束，
我離開到其他
學校任教，沒
再聯絡，但上
課時，常以晴
兒的故事鼓勵
同學，

無巧不成書，聽
故事的學生中，
有一位幾年後，
竟然與晴兒變成
一所大學的同班
同學，並且把我
講的故事告訴她，

叫人不相信
天底下有這麼
巧的事，晴兒
果然不失我望，
考上大學，努
力在完成她的
夢想。

各位一開頭看到
的那封信就是晴
兒寫來的，不過
經過這麼多年，
她已就業、結婚
有自己的家庭，
不再叫我老師了，
她現在叫我“乾
爸”

她是我在世上
唯一的女兒，
我珍惜這份緣
分，因此，講
她的故事與大
家分享。

以下是一篇

發表在【中國時報】春節特刊
的散文

【飛越銀河的年】

長久以來，每到春節，我們夫妻
總是帶著小女兒，回到鄉下老家，

去年，亦復如此，只是有一點不一樣，父母都不在了，我與哥哥，第一次過沒有父母，而小女兒則第一次過沒有祖父母的年，

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當天，就在我載著全家抵達時，哥哥出來迎接，兩人相視沒多說什麼，心裡各自明白。

小女兒叫了好大一聲的：「阿伯。」化解了哥哥臉上的僵，換上春節該有的笑，他摸摸小女兒的頭，說：「我的小公主，阿伯帶你去看花。」

小女兒跟哥哥手拉著手，蹦蹦跳跳而去，老房子四周，一方方的田，開滿油麻菜花，滿地黃，

見她追逐白蝶兒，完全沒有一滴
點愁。

晚上，吃完豐盛的年夜飯，小女兒竟然興致未減，還想看花，我帶著她前去，心裡倒是在想，從小就愛看花，長大打肯定多愁善感，

夜幕低垂，待會看不到花，又要胡鬧一通，果不其然，整個田野，已慢慢掩入暗夜，原本，四處舞動的小白蝶，全不見了，

我抱著她，跌坐田邊，帶點悵然，不知要如何向我的小公主交代，沒意然，小女兒舉起手，指向天空，說：「爸爸，好多星星！好多星星！」

可不是嗎？整個天空，繁星點點，
多到裝不下了，我仰躺下來欣賞，
奇怪的感覺油然而生，

唉呀！多少年了，我怎會忘了，
這片星星，多少苦讀的夜裡、多
少晚回的路上、多少偷偷談著戀
愛的甜蜜，一直伴著我的老朋友
們，多麼對不起呀！

伸手摸摸小女兒靠在我肚皮上的頭，她也正臉張著大眼，望向星海，眼力所及，閃閃爍爍，天真的臉龐上，掛著專注與驚奇，

我沒有膽量閉起眼睛，深怕歉意
會帶著我的身子，沒入到那片虛
無中，

出乎意料，小女兒竟然沉默的像隻啞掉的蟬，神情默默，沉浸其中，良久，她才翻個身問我：「爸爸，哪一顆是阿公啊？哪一顆是阿嬤呢？」

聞言，我突然間不知如何回答，只感到全身微微的顫動，不由自主，只好安慰她說：「爸爸，也在找啊，妳先找到要告訴爸爸
喔。」

小女兒輕輕地說：「我們要找兩顆連在一起的才是，阿公一定會牽著阿嬤，不會讓阿嬤自己一個人的。」

我點頭稱是，依然按耐不住自己的激動，心裡想，我以為妳全忘了，原來妳都記得疼妳的阿公、阿嬤，妳這小鬼，心思細膩的可以，難怪愛花。

那夜，我與六歲的小女兒，過了一個飛越銀河的年，當我抱著她，回到房子，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她睡得這麼香、這麼熟。

不知道
各位，有沒懷疑

為何
我沒有附小女兒的照片

其實
我根本沒有女兒

她
是我的幻想

我
文學上的幻想

只能承認

我是個【最誠實的說謊者】

一首詩起頭
就以一首詩收尾吧！

【跟路的彩霞】

作者：蔡澤民

妳，可別忘了，我也是個多情郎！

夕陽黃昏小巷弄
長長的斜影子
妳我靠得如此相近
跟路的彩霞 別想偷聽
樹陰下 螢火蟲明明暗暗
繞過了後院 高過牆頭的夜合
花香 宣告夜急著來臨
雙手握得更緊了
小小的黃泥路 只適宜
慢慢地走

記憶裡 高聲驚笑 猶新
狂狷不拘的 蹦蹦跳跳 在目
看妳穩健的步伐
蜿蜒小路 三十幾年功夫
一天一天踏出來的
黃泥印上 多少小石子清清楚楚
細細的土 酢漿黃花探頭探腦
妳的髮何時 根根黑白分明
輕輕撥弄一下
既心疼又欣慰 還好
妳的眉 沒跟著變白

小路底端 半尺不到的小過溝
輕輕又清清的細流
一腳踩空 妳怎麼咯咯笑得
如此促狹 那麼討厭
如青春的妳
盒裡的記憶抖弄一地
往日狂狷不拘的舞姿
如今 你我都需要
一隻輕輕握住的手

回程 夜合等著
低首不語 白得像個仙子
摘下一朵掛妳頭上
含羞默默 多了這花香
才能阻擋暗夜 悄悄把妳帶走
請月兒來 照亮回家的小路吧
但老實的說 我
卻
丁點找不到睡意

感謝各位，祝福